

Beiqing Chengshi

浮华城市，腐败无孔不入；红尘爱情，谁敌世俗欲望。

甘 臻 著



悲情城市

这个城市充满爱情机遇，又充满悲情结局……



安徽文艺出版社



悲情城市

甘 臻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情城市 / 甘臻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9

ISBN 7-5396-2786-7

I. 悲... II. 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5067 号

悲情城市

甘臻 著

责任编辑: 马晓芸 张磊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 安徽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50,000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786-7

定 价: 2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秋天的太阳正以平静的心态俯视着这座美丽的城市。红外线的光泽,温柔地抚慰着这座城市五颜六色的橱窗、马赛克的平面以及裸露着肌肤的土地。这座年轻而勃发着生机的城市是中国一个省的省会,叫江都。有两百多万黄皮肤黑头发的人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有目的地流动着。

在秋天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正从这座美丽的城市中心地带穿过,她叫杨雪。

杨雪行走在这座城市最繁华大街的一侧,依次穿过缓缓流动着的七彩的人流。好几片树叶禁不住秋天凉意的熏陶,脱离母体,在空气中飘荡几个层次,然后落在她那棕黄色的秀发上转瞬即逝。落叶滑落到地上,很快被众多的接踵而来的脚步碾成碎片。如果没有这些碎片,城市人也许就感觉不到秋天。

杨雪今天穿一身青蓝色的西装短裙,像一道彩虹从这座城市的地平线上掠过,带着一阵清风,引来一束束惊异而又赞慕的目光。

旅游车站的候车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新建使用才三个月的新车站,在经历随之而来的旅游旺季时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今天天气特别好。国庆长假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人们一窝蜂地利用自己的第一时间去占领车站、码头、机场。这些年人们生活改善了,追求也提高了,家里待不住,城里待不住,所以要走出去,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见识见识国外的旖旎风光。

电子显示屏和播音员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几乎是同时将信息传给杨雪:黄山,九点出发,请上车。杨雪跟在没有规则的队形后面,穿过一道没有门扉的铝合金门框,挤挤挨挨坐到一辆豪华空调车的最后一排位子上。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在杨雪比邻的位子上坐下。男人看看杨雪,礼节性地笑笑。杨雪回笑一下,然

后将头扭向窗外，等待发车。

九点钟，豪华空调车出发了。这是杨雪第二次坐长途汽车出远门旅行。第一次是在八年前，那时她大学刚毕业，分配的工作也称心如意。五月的阳光像鹅羽一般撩拨着心际和眉宇，在浸着咸海味的清风拂面的厦门岛，她无忧无虑地挥洒着自己的心情。厦门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南国迷人的旖旎风光，现代与传统交织着的质朴风情，令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那次她是和王娟一起去的。那时她们是好朋友，青春焕发，情趣相投。第一次去海边，两人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就要高喊。美丽的风景，美丽的心情，想想都八年了。

现在她再也不可能与王娟结伴而行了。想起王娟，她心里就有一种酸楚的感觉。王娟曾经是她那么要好的朋友，可是朋友又怎样。好朋友是不应该乘人之危的，好朋友是不应该横刀夺爱的。

杨雪觉得自己很可笑，为什么要想到王娟呢。

汽车驶出城市，经过几个小时的高速公路，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了江南丘陵地带。前面目光所及的山路似乎都是尽头，一段一段的白色公路没有规律地围在一座座高大起来的铺天盖地的青色山腰上。两位敞开白大褂的山民扛着柴火从一座大山依稀可见的羊肠小道上蹒跚而下，流动的白色给午后清一色寂寥的群山增添一脉壮丽的生机。杨雪扭头看看车内，很多的乘客已在颠簸中昏昏入睡。

身边的男乘客也摆出一副斯文的睡态，或许他是在闭目养神。

王娟与赵涛在一起吗？杨雪不能不想。一年过去了，而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是一道抹不去的无声电波，时时触及她的敏

感神经。有多少个夜晚，她潜然泪下；又有多少个白天，她的思绪在拼命地搏杀。赵涛啊，赵涛，结婚四年，却让杨雪相依相伴了一个真实的谎言。

那天她为什么要去约王娟？（幸亏她去了）赵涛为什么要欺骗她说到海口签约？看到赵涛穿着睡衣悠然自得地坐在好朋友王娟独居室的沙发上看报纸，对杨雪来说，那真是人世间最最不能饶恕的羞辱。

有几位乘客从睡梦中醒来，他们看看表。“师傅，找一家饭店吃饭吧。”有人朝司机喊话。司机是个身材壮实的中年人，脖子粗，嗓门大。他说，前面有一家饭店比较有特色，而且干净，不过要弯一段路。众人附和着说，弯就弯，吃饭要紧。汽车选择一条岔道向前驶去。与先前的路相比，这条路不仅路面窄，而且坑坑洼洼，两边的树木东倒西歪，不成体系。幸亏司机的技术好，大约半个小时，汽车就停到了一家饭店的门口。说是饭店，其实是一家土菜馆。司机赶这么多的路到这里就餐，像是事先与店家约好似的。所有的人都下了车。

吃饭大约用了半个小时。吃过饭，司机选了一条偏僻的山路超近往目的地赶。这条路更难走，很多的时候居然见不到阳光，两边的大山把空调车挤压在中间，旅客都感到透不过气来。

吃饱了饭，有人说笑，有人抽烟悠闲自得，有人将右腿架在左腿上，有人不停地问司机几点钟才能到黄山。空调车在大多数人思维清晰、情绪渐渐高涨的状态下吭哧吭哧地向前行驶着。

汽车拐过一个山道时，前面的天空愈显昏暗。四位农民装束的男人站在前面招手，他们背着简易的包裹，站在路中间。司机不得不停下车。近看才知，四个男人都是满脸横肉的壮汉，他们一上车就让人感觉到来者不善。果不其然，四个人在车上一站

稳，便凶相毕露，从腰间霍地拔出手枪、匕首之类，对着旅客虎视眈眈。旅客一阵惊恐。司机刚要回头，雪亮的匕首就已经抵到他的脖子上了。为首的那家伙在空中晃了一下手枪，咆哮道：“老大近日手头有点紧，想叫你们赞助点，希望你们配合。”后面的那三个家伙也跟着嚷嚷：“有钱掏钱，没钱掏值钱的，别让我们老大发脾气。”

看来是遇上车匪路霸了，杨雪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吓懵了。为首的那位老大领着后面的匪徒向里渗透。一位老太太因为掏钱动作慢，被老大一拳打趴在地，身边的老伴想扶她起来，结果也挨了重重的一拳。歹徒拿老者开刀，是做给其他人看的。歹徒继续往前走。老大突然眼睛一亮：“嘿嘿，这里还藏着大美女呢，我做梦都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小姐。兄弟今天真是艳福不浅啊！”老大一边抹着唾沫，一边饿狼似的逼近杨雪，伸手就要对杨雪做猥亵动作。杨雪本能地抵挡着，脸羞得通红。大家看在眼里，然而，谁也不敢上前制止。歹徒更加有恃无恐，张狂到了极点。

眼看着身边如此美丽的女子被侮辱，那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乘客终于愤怒了。他霍地站了起来，伸手朝老大用力一推。老大猝不及防，身子一个踉跄就要倒下去。但并没有倒下，他手一划，又站稳了。只见他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男人的太阳穴就扣动了扳机，然而枪没有响。谁也不会想到歹徒用的竟是假枪，性急之时歹徒自己也忘了这点。就在歹徒扣动扳机的一刹那，那知识分子敏捷地从身后旅行包里抽出一支笛管来，对准老大的头颅“咣”的一下。老大顿时晕头转向。老大身后的一个歹徒握着匕首横刺过来，知识分子躲闪不及，“正中下怀”。匕首从胁部穿透灰色的西服和里面的白衬衫，深深地扎进知识分子的胸腔，他的上身顿时血流如注。

旅客终于觉醒了，他们愤怒地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自卫还击和打斗的行列中。他们用皮鞭、皮包、皮鞋，用水果、水杯、水壶，用墨镜……用一切可用的东西砸向歹徒。两位年轻人翻到车中间的走道上对歹徒形成夹击。更多的人跟着站起来，走到中间，加入其中。一位重量级的年轻人用紧握的拳头对准老大的胸口空前的一击，老大一声哀嚎，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接着，另外三个歹徒在众人的合围之下，束手就擒。也就在这个时候，汽车的大门被打开了，几位警察冲了上来。原来，司机在他们搏斗的时候，已将车开到了山下的一个派出所。

歹徒被架了出去，老大是被抬着出去的。这时人们才想起倒在血泊之中的那位知识分子。他奄奄一息，血已在他身上及周围凝固。众人一阵手忙脚乱，几位年轻人自告奋勇，将他从车上抬起来，抬下汽车，慌不择路地直奔当地的医院。

杨雪从噩梦中醒来，她与大部分人一样中断了这次旅行。她坐在返回的空调车上一言沉默不语，心情越发沉重。子夜时分，杨雪终于疲惫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到家后，她冲了一袋方便面，然后打开热水器放水，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热水澡。洗过澡，吃过方便面，她就躺在自己宽大柔软的床上了。然而她怎么也睡不着。

她既没有想到赵涛，也没有想到王娟。记忆的爬虫定格在旅途上触目惊心的瞬间。白色的寒光与红色的血液，在那么多人呼吸的空气中流动，然后在她平静的脑海里掀起惊涛骇浪。这种无形却又深邃的烙印，杨雪恐怕一辈子也冲洗不掉。假若那歹徒用的是真枪，假若那知识分子无动于衷，不是第一个站起来，假若那些歹徒都有着过人的硬功夫，假若……那情况会怎么样呢？不



堪想象。知识分子站起来的时候,杨雪感觉自己就好像是在骤然而起的暴风雨中,身边突然有人撑起了一把坚固的雨伞;或者是在凶猛的野兽面前,自己正要失望地闭上双眼时,猎人的枪响了。知识分子在不知道前景或者明知道是送死的情况下义无反顾一身正气地站起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为了给杨雪解围,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叫什么名字?他会不会死?

杨雪就这样躺在床上想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疲劳和困乏把她送进了梦乡。

第二天,杨雪早早地就起床了。昨晚她睡得并不香,迷迷糊糊,还做了几个怪异的梦,至于怎么怪异,她已经记不得了。

她穿了一件浅红色的睡衣,款款地走到卧室的窗前伸了几个懒腰。满头蓬乱的黑发愈发显现出她那骄人的青春气息。早晨的太阳,温馨拂面。窗外,有两只小鸟在梧桐树上唧唧喳喳,见到杨雪,恋恋不舍地散去。

倚在窗前,杨雪仍然能感受到外面行人如潮的场面。各种声音形成的热浪,在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占领了城市的所有空间。所有可以行人的地方,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这本来就是这座城市的一大景观,何况在节日。要是以前,杨雪可能会约王娟去逛街,可是现在她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她没有心情走进这座城市缓缓无序的人流。她不想出门。

然而,不出门,又干什么呢!

杨雪想起什么似的离开卧室,走到客厅里。她弯腰拿起圆形玻璃桌上的电话,接连拨了几次才问到山区医院的电话号码。她按这个电话号码拨下去,结果被告知,那个见义勇为为她而受伤的男人已被转往省城医院了。

从电话里,杨雪知道了那人的名字。他叫周庄生。

江都市西北郊、环城河外侧，有一片颇具规模、独具一格的住宅区，叫明珠山庄，是全国有名的示范住宅区，紧靠环城河有一片高档别墅群被分隔开来，这便是江都著名的富人区，名曰花园村。一幢一幢小二层的欧式风格的别墅在草坪和花丛的环抱中有规律地排列着。从两条平行的主干道上伸出的支道连接着每幢别墅门前的停车坪。别墅里的人从里面出来，必须绕过支道，还要穿过两条平行的主干道，在忠于职守的保安人员的监视下通过这里唯一的出口，再沿着河边绿树成荫的水泥路行驶两三分钟，才算融入外部世界。与世隔绝的独特的环境更显示着这里高贵、典雅、至尊的气派。

赵涛与王娟就住在花园村 168 号。这幢价值一百多万元的别墅是赵涛赠送给王娟的礼物。王娟那一刻真是欣喜若狂，差点要把赵涛瘦削的面孔啃成蜂窝煤状。这不仅仅是金钱，是奢华，更是一种心意。

赵涛利用国庆假日，在这幢别墅里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来的人都是赵涛的朋友及生意场上的伙伴：省发改委钱处长，今年 59 岁；恒大公司总经理宋大鹏，前几年丢官弃职去海南闯荡，发了财之后便回江都投资办公司；太空娱乐总汇老板李世明，在江都，谁人不识君，他原是江都市副市长，政绩不薄，传言要当市长，不想阴沟里翻船，自认为是爱情问题其实是作风问题露了馅，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只好下海经商了。别看赵涛邀请的人就这么几位，但这几位都是江都人五人六的人物，要么有权，要么有钱，再不就是有势力。

王娟今天亲自下厨，赵涛在一旁当助手。赵涛时不时地将一张油腔滑调的嘴凑到王娟耳边美言几句，王娟只觉得心花怒

放。两人妇唱夫随，不亦乐乎地将一顿丰盛的午餐准备就绪。

不一会，邀请的客人都陆续到场。第一个进门的便是宋大鹏，他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盒子，见了赵涛夫妇，双手递过去，说，人生就是一个大赌场，给你碰碰运气，三缺一的时候，别忘了叫我。赵涛打开一看，是一盒很精致的麻将，夫妻两人相视而笑。赵涛戏谑道，你这家伙送礼都不安好心，拉人下水不成？宋大鹏说，麻将只是工具，嗜赌的是人。三个人正说着话，钱处长哼哧哈哈地走了进来，见了三人，故作惊喜状，说，哟，宋小弟捷足先登啊。几个人笑起来，宋大鹏讥讽钱处长说，请客吃饭，要收见面礼的，你送什么？钱处长哈哈大笑，说，君子不为，君子不为。接着，他恭维王娟说，赵夫人越发年轻了。王娟笑着回应说，钱处长在笑话我，哪有越过越年轻的。话音刚落，李世明就到了。李世明与几个人打过招呼，将两条软中华烟递给赵涛，说，抽吧，可别上瘾。赵涛接过烟，连忙吩咐客人就坐。

赵涛从贮藏柜里拿出两瓶人头马。钱处长最近考虑身体因素，忍痛割爱戒了白酒，赵涛就专门为他开了一瓶干红。怕钱处长喝干红单调，王娟遵循赵涛的意见也喝起了干红。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聚会，见面自然热闹，于是觥筹交错，你来我往，不一会工夫，一瓶人头马就见了底，一瓶干红也浅了大半。钱处长本来想少喝，但他见色兴起，与王娟喝酒似乎找到了一种快感，宋大鹏他们敬他酒，他总是随意一下，要是王娟敬他酒，他准是一干而尽，所以那瓶干红浅得很快。

席间，李世明说，光喝酒不行，得炒些话题听听。钱处长喝得红光满面，眯着眼说，炒什么炒，最近省里开展思想再解放大讨论，你把你的思想调整好就是了。李世明接过话茬说，解放思想，那是上面的事，我们解放有什么用。宋大鹏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

里，打断李世明的话说，此言差矣，你李世明打造娱乐业，不解放思想行吗，不解放思想你能赚钱？你喝西北风去吧！

钱处长又将一杯干红端起来，对王娟说，咱们喝酒。等王娟端起杯后，他一干而尽，然后眯着眼对李世明说，我给你们讲一个生活中真实的故事，你们就知道要不要解放思想了。几个人洗耳恭听。

钱处长却不慌不忙地将一块猪耳朵夹进嘴里，嚼了一半才开口。他说，去年七月，香港一个大老板要在江都投资，项目都考察过了，准备签协议，投资额据说几个亿，书记市长嘴都合不拢。谁知大老板离开江都的前一天晚上却阴沟里翻船。这大老板是个好色之徒，晚上在夜总会寻觅，与一小姐好上了，一番谈价之后，大老板就将小姐带回宾馆，两人大行苟合之事。谁知那天晚上江都有个警方突击行动，大老板和小姐被逮个正着。大老板在警局待了一夜，最后交了一万元罚款走人。可恨的是，大老板交了罚款，连个收据都没有。大老板走遍全球，也没有遭受过此等羞辱，第二天他一气之下就卷款走人，在江都的投资随之灰飞烟灭。钱处长说着，几个人都笑起来。钱处长正色道，事情还没有完，正当江都警方为头天晚上的行动总结战果时，这件事传到书记市长那里。书记气不打一处来，将江都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一顿，江都有那么多的治安案件你不去抓，偏偏花警力扫男女之间的事，你不是猎奇是什么。投资几个亿就这样泡汤了，你到哪里去给我引资几个亿呀！公安局长站在那里像个瘟鸡，他回到局里就把气出到手下身上，二话不说，参与突击行动的治安科长、派出所长都给我写检讨，那四星级宾馆搞突击行动也该向市局汇报一下，你不担责任谁担。从此以后，江都的宾馆成了老大，警察连门也不敢迈进了。

钱处长说着，朝宋大鹏、李世明、赵涛脸上扫了一眼。宋大鹏眯着眼对钱处长说，啊，难怪我经常在大宾馆的门口看见你呢，原来如此。说得几个人都笑了。钱处长终于将一块猪尾巴咬得细碎，哽咽一下，吞将下去，说，现在你又知道了，江都所有的夜总会都放开了。赵涛说，喝酒，喝酒。几个人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李世明说，难怪江都的夜总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多起来，原来有这么个土壤。宋大鹏也来劲了，说道，江都的经验应该在全省各地推广呢，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牺牲几个女孩子算什么。赵涛抓起酒瓶给李世明、宋大鹏和自己的杯里倒满酒，然后端起酒杯说，越说越不着边际了，我们喝酒。宋大鹏并不放过赵涛，他端起酒杯说，你不是说要到下面去投资吗，没有好的投资环境你可不要去。说着他朝王娟扫视了一下，王娟绯红着脸，不置可否。赵涛不愿大家当着王娟的面说这些庸俗的话，他对宋大鹏说，你喝不喝？宋大鹏意识到自己说话不当，连说我喝我喝，接着就干了杯中酒。

喝着喝着，解放思想就不谈了，李世明和宋大鹏划起拳来。哥俩好哥俩好，五魁首啊九星高照，六六六一点红，你喝你喝。几拳下来，全是宋大鹏输，宋大鹏连喝几杯酒，就不想再划了。李世明问钱处长可想一试，钱处长眯着眼说，划拳不是我的强项，我不参与你们年轻人的事。李世明不再坚持，就和大家喝起酒来。

不一会工夫，第二瓶人头马又见了底。那瓶干红快浅到瓶底了。赵涛问要不要再开一瓶，几个人都抢着说，不能再开了。于是杯中酒同干，上主食。

酒足饭饱，宋大鹏提议玩牌。众人附和，于是打牌。赵涛就将刚才宋大鹏送来的精致的麻将放到桌上打开，李世明抢着说，这家伙还是象牙的。

大约四点钟光景，钱处长的夫人打来电话，说家里有来客。钱处长连说几声抱歉，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牌局。其实他走得正是时候，他已经赢了两千块。钱处长走后，其他人就玩不起来。几个人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就各奔东西。

曲终人散，赵涛与王娟连忙收拾残局，然后两人简单地热点东西吃，算是晚餐。吃过之后，赵涛点燃一支香烟，在沙发上坐下来。王娟给赵涛的茶杯里对上水，端过来，坐到赵涛身边。王娟说，多喝点水，今天酒是到量了，他们几个人都这样能喝酒。

赵涛从王娟手里接过茶杯，顺手把王娟搂进怀里，说，前几年，我们一人抱一瓶的，现在差多了，岁月不饶人啊。王娟靠在赵涛怀里说，我觉得你很年轻呀，怎么想起来要请他们吃饭？赵涛说，生意场上，讲究人脉，常常聚聚，是有益的，过几天我找钱处长有事。王娟说，我就知道生意场上人情非人情。

赵涛吸了一口茶，将茶杯放到茶几上，用一只手从衣服外面按着王娟的胸部，说，不谈这些，我现在特别想吃你。王娟绯红着脸，娇柔地说，我就知道你一喝酒就会作怪。赵涛得寸进尺，将王娟扶起，自己站起身来，然后将王娟拉进卧室。

晚上才七点多钟，他们就早早地拉灭了卧室的灯。

周庄生在经历了六十个小时的昏迷、半昏迷状态之后，在早晨护士“哧哧”地拉开窗帘、浓浓雾气一拥而入的时候苏醒过来。他睁开眼，护士转过身来给他一个迷人的微笑。床头对面的茶几上摆满了鲜花和水果，看来已有一茬一茬的人来过。周庄生从白色的床单下面抽出一只手来，揉揉惺忪的双眼。他所能说的第一句话便是，给我一杯水喝。护士笑嘻嘻地走过来，给他倒了一杯温热的纯净水，并从床头柜上的塑料袋里抽出吸管递到他

嘴边。护士说，伤口离心脏仅一厘米远，真是万幸，你现在身体极度虚弱，不能乱动的。周庄生这时才感觉到肋部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他费力地吸了几口水，护士接过水杯，放回原处。周庄生喘了一口气，努努嘴，他想说话，然而却没有说话的力气。护士示意他躺着别动，然后走出了病房的门。

周庄生记忆的图像由模糊变得清晰。黄色的田野，逶迤的山道，行驶的空调车里坐着一位美丽的女人。这个女人，他没有太多的记忆，因为他没有太多的观察，但他认定她出奇的美丽。然而，美丽的人与自然的风景很快被几个粗鲁的人打破了。尖利的刀锋向自己刺来，自己就进入了冥冥的世界。太可怕了，一秒钟的举动很容易毁灭一个人的生命，自己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

一位漂亮女人的身影就在眼前由模糊变得清晰，让周庄生吃惊不小。这不正是自己搜索着的记忆中的一个影像吗？她从空调车里走出来，手里捧着鲜花，在周庄生的床边亭亭玉立，那微笑着的脸庞更像是一朵盛开着的绚丽的浅红色的玫瑰。周庄生由吃惊变得惊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他面前的就是那天在旅行途中险些为之付出生命的那个美丽的女人。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他努力想支撑一下身体，然而却动弹不得。杨雪走上前去，将精致的花篮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做一个近乎俏皮的暗示动作，示意他不要动，什么也别说。周庄生温顺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花流动的芳香给了他沁人心脾的舒畅感觉，似乎伤口也不如先前那样隐隐作痛了。

杨雪还是那一身打扮，天蓝色的西装短裙，清纯亮丽而不失朴素的本色。这个美丽的女人距离自己如此之近，着实让周庄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杨雪的一举一动给了他最好的女人动态的

诠释,然而他几乎不敢正面看她。只有当杨雪转过身的时候,他才大胆地拿眼正视着她,目光随她移动。杨雪将床头柜上堆放的东西重新整理,又将茶几上的鲜花重新摆放,然后往水杯里加些纯净水,做完这些之后,她在床头一侧的沙发上坐下来。杨雪说,今天我休息,所以专门来看看你,现在你脱离了危险,我也就放心了,刚才护士告诉我,你身体还很虚弱,不能随便动的,话都不可以多说,这个时候调养非常重要,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你就示意一下,我帮你做。周庄生注视着杨雪,像懂事的孩子似的点点头又摇摇头,真的没有说一句话。

杨雪来了之后,仿佛整个病房都空气清新,芳香流动,周庄生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许多。

一阵轻微而杂乱的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几位白大褂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正是刚才那位护士,她用温和的语气对周庄生也是对杨雪说,现在查房。几个白大褂便走到周庄生周围。杨雪只好起身告辞。

从医院出来,杨雪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午饭回去吃。电话是母亲接的,母亲还以为她在黄山,听杨雪说已中断旅行回江都时甚为吃惊,连问出了什么事。杨雪安慰说没事,等回去再说,母亲这才放心地挂上电话。

原想在街上转悠一阵子,可一想到母亲那焦虑的样子,说不定在家胡乱猜想,杨雪还是决定早点回去。她随手招了一辆的士坐上去。

母亲狄凤兰出奇的美丽。杨雪知道母亲年轻时很美是从父亲嘴里听说的,也是从母亲留存至今的照片上体会的,更是从母亲现在的风韵、体态推测的。母亲那时是演艺界的一朵花。杨雪



经常翻看母亲的相册。母亲年轻时无论扎不扎辫子,化不化妆,都非常的美丽,鹤立鸡群。母亲的美丽再要往上追溯,是有渊源的。母亲的母亲,也就是外婆,原是大家闺秀出阁。杨雪还记得外婆去世前的样子,清清爽爽,哪像是生病,去世后,很多人都说外婆是老死的。母亲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细腻,在那个只有枯燥的言语和清一色服装的年代,母亲仍然漂亮得让人吃惊。那时候,无论是演技、人缘,还是相貌,母亲都是当时剧院里较为突出的一位。杨雪还从父亲那里知道,对于名声,母亲极为淡泊。成名之后,母亲仍然是那样的朴素、简洁,就像是一块水晶石,外面永远是光泽,而内心却平静如水。父亲常常自嘲地说,这样的一枝鲜花却插在我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了。

父亲真是自谦过头了。五十年代后期,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文化部工作,后被派往莫斯科大学深造,一年后回到文化部主任长秘书。部长是个年过半百的文化名人,工作严谨,作风稳健,谁知在“反右派”运动中中箭落马,父亲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幸亏江都有个叔叔在任职,父亲便提出到江都来工作,终于如愿以偿。父亲对杨雪说过,到江都是我一生中的大转折,如果不来,就遇不上你母亲了,也就没有你了,这就叫因祸得福。父亲说话的时候,母亲在一旁揶揄,是想在江都东山再起吧。杨雪出世那年,父亲杨超群就已是江都市的局级干部了。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他风华正茂、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股强大的风浪迎面而来。由于父亲在北京“复杂的背景”,他像他的老部长一样中箭落马,被发配到五百里以外的黑子湖农场。

每个人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没有秩序,没有尊严,没有黑白之分。杨雪也能隐隐约约地感到那个年代的伤痕。母亲早已不演出了,带着她艰难度日,杨雪甚